



伴野朗

著

蔣介石的黃金

侯仁鋒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蒋介石的黄金

(日) 伴野朗 著

侯仁锋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蒋介石の黄金》

伴野朗

据角川文库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版译出

蒋介石的黄金

【日】伴野朗 著

侯仁锋 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8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37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500

ISBN7-80549-127-5/I·88

---

定价：3.50元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依据史实写下的惊险小说。一九四八年，在各个战场，国民党军队已开始溃败，在大陆，蒋介石也难以立足。因此，他决定把搜刮来的大量黄金，由重庆秘密运往台湾。可黄金转运的消息泄露，各种势力摩拳擦掌，欲截获这批黄金。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惊险和恐怖事件，险情迭起，争斗不休。青帮职业杀手凶暴残忍；流寇分子阴险毒辣；美国情报部门混水摸鱼；蒋介石特务机关诡计多端。这一场混战真正是斗智斗勇，直杀的血流遍地。

作者伴野朗任《朝日新闻》驻我国记者，他擅长于写惊险小说，他的以北京猿人化石之谜为题材的《五十五万年死角》~~一书~~获日本推理小说最高奖——江户川乱步奖。

## 主要人物表

沈安吾——原日军特务。中国名字刘亚明，人称“上海一霸”。

孔子敦——运输业者，沈的上海友人。

郭健——“黑贼”头领，人称黑将军。原日本陆军军曹，真名矢部健。

马达山——黑贼的智囊人物，原日本陆军二等兵，真名岛津幸村。

小杨——黑贼侦探，马上高手。

林国光——黑贼的一只狼，使刀名手。

司马迁——原日本军飞行员，真名志摩一成。

王勇——重庆使者。

吉姆·吉尔伯特——美国对华合作机关人员，原FBI·C成员。

托马斯·兰金——原美国空军飞行员，国民党的雇傭兵。

孙司令——共产党直属游击队组织的首领。

赵象生——青帮的打手，追杀沈安吾为弟报仇。

廖克平——重庆蓝衣社代表。

蒋大东——蓝衣社魁首，蒋介石的左右臂。

蒋介石——国民党总统。

## 目 录

序曲 .....	1
奔流 .....	21
旋涡 .....	59
暗礁 .....	86
泛滥 .....	116
浊流 .....	151
决溃 .....	180
流沙 .....	213
深渊 .....	249
瀑布 .....	275
澄清 .....	305
尾声 .....	347

## 序 曲

燃烧弹在显示着威力。

几年前，新桥一带还是片繁华闹市，眼下，这一切已荡然无存了。

仅有几株烧焦的楼房突兀着，其间搭盖了些低矮板房。国营电车新桥站周遭一片，残留下的一些饭店、酒馆、卖衣料小摊，杂乱无章地东一家西一片，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市场。污水沟的臭气，食物的馊味，使周围空气污浊不堪。

一个有气无力的人，象野狗寻觅垃圾似地游荡在这里，在他身上，看上去只有能活过今天的气力了。一条枯瘦的野狗，拱起下水道盖板，从中钻了过去。

一九四七年八月——。

战后的第二个年头，炎热的夏天又来临了。

那个男人，一脸倨傲的神气，游荡在站前的脏乱市场中。打中午起，他就喝了许多劣质白酒，脚步已踉踉跄跄。他两眼布满血丝，瞳孔混浊，面色

苍白，两腮异常兀凸，而且毫无表情。这张脸给人的感觉，宛若是用粘土捏好后，又涂上了一层白白的米粉，仅双唇抹得格外鲜红。

他推开一栋板房的屋门，从阳光炫目的外面跨进屋内，眼前一片黑暗。然而，从顶棚的缝隙间，注进来束束光线，眼睛适应后，屋里竟意外地亮堂堂。

屋内靠门摆了个小柜台。再往里，有五个粗糙的木椅子。最里边的一个椅子上，睡着一个烂醉的汉子。柜台里，一个五十来岁的红脸男人，闲得无聊，在浏览一本通俗杂志。

他进来后，一屁股坐到柜台前的椅子上，眼前的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电影广告画。

“老板，拿酒来，要大碗的！”

他已经喝得说话都怪声怪气了，而且，很明显，带着外国腔。

“朴爷，你好象喝多了，如果再喝……”

“没多没多，快拿酒。别他妈磨磨蹭蹭的！”

姓朴的这样说着，双拳就擂起了柜台，柜台上的酒碗震得飞了起来，落下砸在柜台上。看这位姓朴的气势，仿佛是东京闹市上逞凶霸道的强人，他们以战胜者自居，旁若无人地恣意横行。

他端起盛满酒的碗，来不及换气，一口喝干，从嘴角到下巴，溢出的酒往下直流。

“再来一碗，老板！”

他咣地一声，把碗放到了柜台上，酒碗又蹦了起来。

“喂，是在喝闷酒吗？”



睡在里面椅子上的那个汉子抬头说。声音虽低，但强而有力。

这是个日本人，三十七八岁的模样，胖瘦适中，筋骨强壮。

他头戴一顶肮脏的战斗帽，头发蓬乱，满脸覆盖着缭乱的长胡须。脚上那双不合脚的鞋，好象穿了十几年，到处都露着破绽，那件衬衣，上面虱子成团，已经旧得看不出原来的色调了。

肩上，斜挎着个用战斗服改做的袋子。

“我说，泷啊，这可是那人啊！”

柜台里的主人给满身肮脏的姓泷的递着眼色，不想让他惹事。

“老子好不容易心情不错，吃点酒，你他妈找什么茬？你这小子，是哪一位？”

朴的口气严厉，表情冷漠，两人的对峙、形成一种吓人的气氛。

可是，姓泷的根本没把这个人放在眼里。

“老板，给我也端酒来！”

泷缄口无言，把端来的酒一扬脖子灌了进去。

“怎么？战败国民，连句安都不会请吗？”

朴朝着泷啐了一口唾沫，两人间虽有段距离，但唾沫飞到了泷的左臂。

“我们，可没输给你这号人！”

泷瞅着喝干了的酒碗说。

“什么？再说一遍！”

朴站了起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张脸的皮肤，仿佛

作手术粘贴在上面似的，真象白色假面具。主人感到，这张无表情的面孔迸发出了一股瘆人杀气。

“沈，沈——”

与主人喊沈的同时，朴抓起了脚下的空啤酒瓶，在柜台角上一磕，瓶碎、手中剩下了象匕首一样的瓶颈，他没吱声，拿着这个凶器就向沈的脸上戳去。

沈轻轻一扭身，躲过了他的攻击。就在这瞬间，他的右手，狠狠地击在了朴的拿啤酒瓶颈的左手腕。

朴呻吟了一声，啤酒瓶颈落地。沈不慌不忙地拾起酒瓶颈，没半点犹豫，把这锐利的凶器砸向了朴的白脸。

“啊——”

朴惨叫一声，双手捂脸，从指缝间，鲜血流淌了下来。血象外溢的洪水，滴落在地上。

“眼，眼看不见了——”

在新桥这一带逞凶作恶的三国人集团头头，人称“朴白虎”、名叫朴昌善，他在人前，还从没落过这么狼狈的惨相。

“老板，再来一碗！”

沈对在嚎啕的朴，没瞥一眼，只管端起满满的酒碗，一口气喝干。

尔后，沈伸开了两手，十根手指，瑟瑟颤抖，他想凝望着手指，然而，越想凝视，颤抖越不停止。

这是酒精中毒症状。他的身体，被酒精麻醉，已为时三年矣。

因为又连喝下两碗酒，不久，颤抖治愈了。

“给你添麻烦啦。钱，放这里了。”

沈若无其事地拉开板房门。那门吱吱作响，不亚于朴的大喊大叫的悲鸣。

一条小狗，跟着沈跑来转去。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沈安吾走在从新桥到内幸町的路上。广播协会的大楼，象个巨人似的，兀立在夜空里。

他今天晚上，还是醉醺醺的。由于酒精中毒日深，他每天不能不暴饮白酒。

他从日比谷街向左拐，朝御成门方向走去。这一带，有几栋烧塌的楼房。楼房的残骸，好似都市的墓场。

他的身后，影影绰绰有一个黑影尾随着。他毫无察觉。

从烧塌楼房的暗处，走出了五个男人身影，他们立在沈的面前。

他身后的那个黑影，见这一情景，便一闪身藏了起来。

“是沈安吾吧——”

五人中，那个身量细高的说。他的手中，提了根自行车链条，说话的腔调，带着与朴一样的外国腔。似乎是三国人团伙的打手。

沈打了个嗝后，扫视了一下五个人的脸，他似乎在掂量他们的实力。

五个人散开，把不声不响的沈逼进了残楼中。

“好小子，你还敢毁朴兄的面，胆子不小啊！”

“今天，是给朴兄报仇！”

五人手中，都握着凶器。

沈很自然地立在五人当中，适量的酒精，反而使他非常镇静。

——五个人，任何一个都不是对手。不过，现在的我，可没持久力了，必须瞬间速战速决。

他冷静地分析了彼此的战斗能力。眼下，必须一下打倒敌人的头目。那个倒霉对手，仿佛就是刚才说话的那个高个。

沈在看准了的瞬间，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

那细高的男人，在他的正面，他先佯装攻击左侧手持短刀的那个家伙，可突然转向了高个子，使身子一个半旋，仿佛在袭击目标前一蹲，就在这瞬间，高个的身子，划了个很大弧形，被打倒在地上。

一个利索的打击，高个子被打翻在地。

沈又猛击高个的侧腹，他只是呻吟，站不起身了。

沈麻利地抓住高个子的衣领，勒紧了他的脖梗。

“都把武器放下！不然，我就勒死他！”

剩下的四个人，被这利索的打击，吓得目瞪口呆，呆立在原地。沈稍微松了一点勒紧衣领的手。

“勒……勒死我啦……饶命……”

那男人，开口求饶。他的告饶，使那四个人暂时不敢动手。

“喂，你们想怎么办？老子可是随你们的便！”

沈无表情地说。可他自己已经知道，要使神经继续紧张，这眼下，就得补充更多的酒精。

——不好，酒精的刺激快消失了。

他竭力打起精神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那四个人看出破绽。

然而，那四个人，互相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个率先丢下了短刀，剩下三个，也跟着扔下了凶器。在这瞬间，沈松开了高个的衣领。

“好，你们就站在那里别动。要起了歹意，我先把他送上西天。听见了吗？”

沈又抓起那个高个的衣领，拽着这个“魂魄出壳”的家伙，走到了楼外。此时，他又回头机警地瞥了一眼那四个人。

四个人没敢动。

沈扯着这个高个子，慢慢地走去。

——需要酒精！想喝酒！

额头上的汗珠，滴进了沈的两眼，前方迷离朦胧。他喘息着，深感自己的体力与气力衰竭了。这真是自己的悲哀。

他把那个一动不动的高个，拽到离那四个人两道街的十字路口才放下，随后深深地长嘘了一大口气。

身旁的板房中，传出了收音机的广播声：古桥广之进在四百米的自由泳中，以四分三十八秒四的成绩，创造了世界新纪录。

“不愧为‘上海一霸’，果然身手不凡。”

一直躲在暗处的那个黑影说道。可操的是中国话。

第二天傍晚，一个青年来造访了浜松町的一间破烂小板房。

虽是大热天，可这个青年身上整整齐齐地穿着麻布西装，系了条丝领带，容貌端庄，表情冷峻，两颊轮廓分明，二十岁左右，但举止，却象大人一样持成稳重。

他伸手叩起板房屋门。

“门开着的——”

从屋中，只传出了这一句应声，好象是沈安吾的声音。那个青年，推开了门。

“您是沈先生吧？”

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可带着外国人味道，但与朴等三  
国人的腔调迥然有异。

“是的……”

“就是曾在上海呆过的沈先生？”

“——”

沈没作答，看了一眼这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

“中国人？”

他不知不觉地这样说着。

“是。”

这位来客也变成了中国话。

“我从上海孔子敦那里来。”

“——”

“子敦请先生出马。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高手，他想请  
您务必助他一臂之力。”

“你找错人啦！我不是那个人。”

沈不耐烦地说完，把脸一扭，给了来客一个后背。

“啊，忘向您通名报姓了，我叫念海，是子敦的异母弟  
弟。家兄眼下应承下了一桩重大生意，正等先生前去协助。  
请您无论如何，驾临上海一趟——”

“——”

“先生，您的高名，我从家兄子敦口中，早有闻知，当  
年被称为‘上海一霸’。你的巨大活动力，还有与我兄子敦  
结下的胜似亲骨肉的情谊，所以……”

“——”

沈缄默无语。

“家兄子敦告诉我，让我以师礼见您。万望您出马，万勿推辞，助我兄一臂之力——”

“——”

“昨天晚上，不期而遇，我躲在残垣断壁后，目睹了先生高强武艺。因此……”

“好啦，你回去吧！我不是你找的那个人。”

“——”

念海咬着嘴唇，若有所思地说：

“知道了。今天，我回去。可是，我并不死心。在先生出庐之前，我会象刘备玄德请诸葛孔明一样，对先生尽三顾之礼。怎么样？先生，请您再去大陆一趟吧！如今国共相伐，业已两年，天下情势，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请先生三思。”

自称孔念海的这个中国人，单腿跪下，双手抱拳，放在头上拱了两拱。这是中国式的施礼。可是，沈依然背向他，一言不发。

从隔壁的板房中，传来了合有钟声的童谣歌声，这是一个个月前开播的“钟声鸣响的山岗”广播节目的主题歌。

——孔子敦，一个令人怀念的名字。

沈端起边缘破残的酒碗，一扬脖顺喉咙把酒灌了进去。突然，他心机一动。

——他，要干什么呢？

虽是瞬间，关心的念头，在脑宇掠过。

——啊，算啦！一切都是过去的梦了。

他又重新倒了一碗劣酒。

在中国大陆，他是有个“上海一霸”的绰号，现在想起来，哎，也都是闯荡世界时的事了。杀了不下十儿人，在实践国策的旋涡中，意气轩昂，热血沸腾，那充实感……

现在，一切一切，都已晃梦了，——完全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梦幻。

——“上海一霸”的沈安吾，他已经死了！

他这样告诉自己，一口气把碗中的酒喝干。

隔壁的收音机，开始广播七点的新闻节目了。炭炉上烤沙丁鱼的味道，也随着烟钻了过来。

外面，薄暮降临，今天也没有一丝凉风。

第三天，孔念海又来到沈的板房。他热心地劝沈，可沈始终没动心。

第四天夜里，沈在新宿的一家市场东游西荡。他身后五步来远，孔一直步步紧随。

但是，两个人都没发觉，在离他们十来米远的后边，有一个面缠绷带的男人，心怀杀意，预备伺机而动。

沈进了一家肮脏的酒巴，连喝了三杯廉价的没掺一点水的威士忌。孔就象一条忠实的看门狗，老老实实在守候在门外。

在沈开门时，孔突然发现，一个异样的男人，在疾速向他扑来。

——？

在这瞬间，他看到，那个男人左手拿着一个亮闪闪的东西。

——不好！

那男人与沈之间，只有五米的光景了。孔猛然采取了行



动。

他一个箭步向前冲去，身子立在了那个男人与沈之间，同时大叫道：

“沈先生！危险！”

这个刺客，是“朴白虎”。为了在三国人团伙中维护他的淫威，他必须干掉沈。为此，他派心腹，探得了沈的住所，今天便从住的医院中溜了出来。

这个左撇子男人的手，用他那寒光闪闪的锐利短刀，已放过几个人的血了。今天从他的位置上看，五米前的沈的侧腹，完全是无防备的，他的脸虽然受了伤，可使刀的手，并没受影响。

再有三秒钟，我的刀就捅进沈的侧腹，让他尝到受伤的痛苦，然后一命呜呼。

他确信，沈笃定死于他刀下。他绝对自信捅出的短刀，没刺到沈之前，随着一声惨叫，深深地扎入了一个从天而降的青年侧腹。

他拔出刀，又摆出了袭击沈的架式。在这数秒之间，沈轻而易举地进行了反击，在朴左手腕遭到狠狠一击的同时，脸上又吃了猛烈的一肘，他跌了个仰面朝天，刚作过缝合手术的脸，伤口又破裂了，鲜血染红了绷带。

沈抱起了孔，可他已奄奄一息了。

“你醒醒！念海！”

孔念海睁开了两眼。沈的呼唤，不知他是否听到。然而他的嘴微微翕动，声音低微，纤弱。

“请去……上……上海，助我兄……拜托……”

这是他临终前的恳求。